

全貳十四冊文

南郭先生文集

四編  
自九至十  
止

廿四辰

特別  
~20  
3564  
24



八二〇  
3564  
24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九

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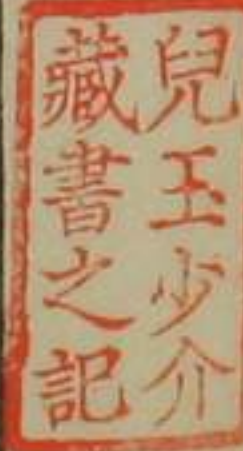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題跋

佛生山藏經補寫跋

余遊緣山最勝院諸尊者在坐清言終日會見讚州  
佛生山之徒就院寫藏校讐始成則諸尊者為佛生  
謂余曰我緣山藏經與京師建仁之藏朝鮮國刊多  
部善本通行所無今併佛生所藏海內唯三而已獨



58-2192

佛生函內，舊多闕，今寺主圓上人憾其不全，乃命其徒遠來就此補寫若干，斯已成矣，不亦一大功業乎？余謂釋氏在昔書寫為善業，從後視之，率近徒文嘗試想見彫刻未起之前，不獨釋部凡百書編必存於勞筆，當此其艱，一字一功，為給水滴，猶尚作福，蓋有補於世也。此藏多奇秘，余未暇經閱，然嘗獨寓目慧琳音義，退而考諸趙宋以來藝文目，無所見其諸引書題亦多不傳，推此乃知其餘矣。聞之起信中絕於西天，因玄奘而復梵，止觀再備乎宋國，幸寂昭

之傳全，二域泯泯，後世可知。然則此藏巍然，昂峙吾邦，蓋亦觀國之光，書寫修造，非徒文比矣。寺主上人，意蓋在斯，與諸尊者曰：然，乃使余書其言。顧余已非其人，無由相為，且未識寺主上人，亦獨為諸尊者相識，坐譚之餘，妄言如斯，奚益於贊成。

滄溟近體跋

唐人之詩，各體成家，自爾爾，至於明人，乃欲以一家兼備各體，亦勢自爾爾，而難矣哉！但滄溟精刻，獨集衆思，左右其宜，幾乎奄有其美矣。諏訪侯之儀式，滄

南齊書四編 卷之九  
二  
溟乃手自全書其近體以朝夕焉今乃由是欲以盡各體乎亦卒不難矣侯詩克肖滄溟豈非其驗乎

題張注列子言

列之於莊同出並行而太史書獨為莊傳焉後世因以置之鴈行爾然各有所長則前後優劣之論措而不問焉張之於郭亦猶列之於莊既以今辭乃取子玄則處度雖後不愧並馳清言之徒何其雋之相似也今本頗為釋文所紊而發題註語後人僂入雖殷敬順亦復相淆蓋不勘矣然淄澠之水猶尚有分掌

者則善讀者自辨焉

為呂元丈跋黃山谷書卷

書勁者健而乏韻而晉書韶美易流於弱則得失相半失乃爾爾得則俱得宋人筆技以雄拔勝黃魯直書名不虛立此於其風尚可稱具體矣啜茗展觀詩亦蕭洒高人之清賞備矣聊為此卷識

栗探淑騰寫畫帖跋

聞之畫家言狩探幽蹤皆有所祖述故意匠所擬莫不窮神詣妙者嘗摸古名畫筆自製二百幅獻納秘

府其家名之曰學古圖云長門大夫益田君席觀騰本百紙云是藩史栗探淑受術狩氏因即其家副更選其半所取以寫各體變化披繙隨見精彩照坐儼然成帖矣栗生蓋亦有窺其真者乎則余不得寓目秘府物而即有之思既過半未覩其真又何憾焉世常患傳寫失本而栗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想亦不唯豪髮不失曾不足以窺探幽氏神妙與因又足以知大夫君好尚之雅也

題正詩韵

標韵繫事多矣其書固徑搜索以獲爲得則左右采之不厭廣博焉至於按韵觀詩詩之正風精之又精必存所擇而况韵載調行者乎然世之以韵輯詩已無辨善之度雅鄭并取故繁則愈亂矣唐詩雖優不可不選明人慎所由於唐格亦乃誰某有其人也則何必博采焉是所以有正詩韵與鷺湖侯手編此書也始衷終皆折之蓋亦有見各得其所

題楚辭王注校本

莊子謙與二三子校楚辭王注謂尚文哉驚才創奇

原固可以辭家稱矣論者乃以經義格之蓋不必也  
王叔師雖曰注家頗亦斐然成章是可翫爾則區區  
訓詁名物合否蓋不必也余惟騷出乎詩夫詩比興  
之義從人所取即以為典要則固矣崑崙懸圃詭異  
譎怪騷豈可引繩墨以視哉古之釋家操觚所擬或  
乃有因以鎔鑄試己才思者是以可翫爾原既以  
文辭視則叔師可取亦乃稱是子謙之識可謂卓朗  
其既愛駿逸矣驪黃牝牡固自可遺况乃可使支附  
者柴柵乎其間乎是且難與俗子言哉

題蒙求拾遺首

夫學者載籍極博其初也其我獨芒二酉所藏五車  
所載中原有菽不盈子掬必將由道而行也知遠之  
近然後乃今得遵焉苟口難誦乎心不易記心不易  
記乎從之無由記誦之學焉可廢哉李氏既闢捷徑  
乃因記以弘其誦且其事言粹焉如嘉穀在庾為厚  
後生至今有賴焉是編也惜李氏之所漏而輯者數  
百條亦皆莫不嘉焉則非夫後苟效者遺秉滯穗稊  
稗相糝之儕乎不獲不歛胡取斯永南野君耽學雖

富哉業亦勤矣可以後李氏之書也標題姑例李氏  
是其志也亦因記弘誦仍彼伎倆蓋且爲事假道而  
已觀附言可知焉對意不切奚恨焉君名廣保字季  
成系長門公族江氏食采南野家又稱桂氏嘗以病  
謝大夫之政若干年是編也其就閒耽學之餘事云  
藩人山子濯艸季英東也君乃託寄視余謀其可否  
也余也髮既種種何足與言即亦山艸二子以文學  
相識遂爲二子姑且題是言返之其必行也君之功  
也則二子其歎之

戲題海雲師畫蘭卷

海雲師畫蘭一卷宇土侯珍藏焉惟蘭之爲物以幽  
見賞故亦入詩畫共妙但其國香詩有聲而不可象  
畫有形而不可寫雖然師也香界客妙相所現不可  
以有無論爾而愛此者侯也夫能象言之不可象者  
詩爾乃侯之好詩其必有所能也則此卷也與世虛  
賞者異矣

儀禮抄圖跋

與諸子同校儀禮註疏初恨無圖解經解函中有揚

復旁通圖而不收本圖既而于子迪攜全圖至假諸某侯藏云嘉靖重刊而朝鮮國本也書體例率依經傳通解分節而經註略疏夾入圖間旁通附未舊云楊子圖解存十三經註疏中想或中遭散逸今是蓋別刊也遂備並觀乃得卒業嘗患此經及註固多錯節賈疏亦不明暢及視此圖文義顯象繁會自解而後炳如躬履其儀于樽俎之間咸云大有裨也因記昔嘗髣髴所睹有編圖註疏中者其書正德嘉靖兩刊相足成本今不知散落誰家雖非楊子舊全然世

已有之矣則經解中乃避註疏所收獨存旁通蓋亦讓事也且今圖本嘉靖中刻年紀未遠彼此或存他日尚有所見本經註疏既具有矣旁通亦資經解今且倩人姑抄其本圖以留焉爾

石冢主母氏詠歌跋

余遊富吉石冢氏家見主母氏觀其所詠國風玉質金聲成章盈簡余乃不覺斂容起敬曰替古

先王迺文國風惟盛朝廷闔巷以矢其言無非九功之歌宮媛閨娥相與為詠亦被二南之化是以傳誦



彤管之辭有關婦言之婉而中世政殊其俗亦變矣  
作者猶爾不之流蔑焉莫聞所謂

先王之教者茲睹主母之什焉若有采風庶亦求野  
歟且夫好古者必尚其世尚世者必行其則然則石  
冢氏母推之內則亦猶文伯之家教以古訓也家範  
攸立母德可敬請余有言愧道未習敢題所聞姑應  
其索乃爾

題絕句解考證

絕句解考證成蓋名家之作詩之事辭本自不僻解

之開而弗達端緒一二思之足矣而子弟因人苦其  
目知所窮焉字子迪福子幹諄諄焉日為子弟叩竭  
焉猶為問字者具其本末各有所考乃遂相合成為  
此書將以應無窮乃示之余且曰事證語由若觸類  
出之猶將有所考然已無關本解故雖少及其他不  
必廣尔余曰然是且足矣俗子難曉也若買菜者嫌  
少請益又何用焉且夫詩人富有陶鑄變化有無之  
間妙在日新已苟暗此道也則所有而惑刻舟膠柱  
愈見愈拘所謂故而不切約而不速何唯詩書春秋

小鳴大鳴縣鼓之待掇也是且足矣將以應無窮

題遺契

余才疎不足爲人師即恒讀書素有廣覽四方之好不能遂也亦唯以此當觀遊之樂而已時或與一二同志言之中歲謬以一日之長爲鄉曲所推令居待問之間而少有病忘朝見而夕忘猶且不得不與人酬酢焉其所恒言或有類聚書所當就考者臨時探取不難也至於僻書及猥雜略涉不必重見者每患過目則失焉於是隨所遇而抄錄焉間亦所恒一二

急就附於其中凡以備私記左右取之積年累帖若成書然人或見以爲可以傳焉然此余疎拙愈見每自省之赧然耳儻遇強記之人則覆醬之不足夫世之君子儼然著撰固已弘世爲人此安敢例其比哉且夫抄書所爲人人有所幾各各有所見己之所見不必益他他之所幾亦無起予况又有我因朝夕而自不忘者有臨行文既且用過者有獨辨臆中而不可筆終與我骨朽者何限是固不在此中也然則我存書存我亡書亡余今行年既踰七十耄矣愈忘餘

生無幾，胡用此物爲猶？且方寸不通，不能大忘。姑亦  
雞肋存焉耳。惟執已爲契，縱遺之道廢棄之物，恐復  
令後人數昧，乃欲焚之數矣。或曰：何不廣哉？我躬將  
化，惶恤我後，焚之亦可，遺之亦可，斯已大忘可也。余  
乃爽然達其言也。然既是遺契而已，姑錄其言，令後  
之拾者知千萬無益於他人之富爾。

書牘

報縣次公

弟無似，每報不遑。謝緩。去年冬，京師山脇君東也，致

吾兄秋時書，乃得審起居。先是一聞人言，吾兄性有  
篤疾，已恐不起，而綿綿以至於春，亦賴日漸之養，且  
復平和。然千里傳聞，憂懷未安。及承去秋書，果如人  
言。且又伏察靜嘉於翰墨之間，心乃一以安焉。然亦  
殆哉！惟天之顧保君子，故當厚爾。今年大藩從駕，諸  
君子相尋爲弟報知。老兄近狀，心益以安焉。山脇君  
居東月餘，因吾兄書，一再晤語，豪俊器識，即亦傾注。  
吾黨有如諭示，是時也。德夫方在病褥，而強起一見  
山脇君，贊嘆不已。弟往問疾，則未嘗不口斯人也。德

夫往歲爲一豎子所守，以至今今年終，以夏五逝矣。痛惜之情，乃知足下不異焉。弟無似，比年以來，漸悟文辭之業，有害養疴，是唯不才構思，不得不焦心強攻焉。痼之益深，職由此耳。日暮月衰，自然至老不與焉。以故益復絕棄著作一字，不應人。今且三年，即舊疴稍覺少佳，因亦致作書，踈慢緩報。至此伏乞見恕。西游作若干首，聊進供笑。因以解罪。爾弟往年謾遊西土，爾時方已擬欲廢業，即一二所得，未全作篇。歸來養疲長夏，已所經涉不勝。臥想謾興自成，以當少文。

遊以己不應人，難乎解說，棄置不出頃，乃得之廢篋。倩小子改寫，以呈得無見嗤。技癢乎，郎君伯恒館中諸才子攻業鼎盛，聞來歲北使來聘，例當復假道大邦，牢餼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唯是大邦多士，寔爲國華，門下濟濟，爲足下壯之。

與曇海上人

嚮承上人所致立花氏女封緘，解之有詩，即云謝僕之加評前作，其詩既佳，書亦正楷，數夸示人，以爲奇觀。皆謂貴族家女子都雅習慣，富麗其有焉，乃亦清

心玉映見之文彩以易朱翠金璧之好則兼有林下風氣可知實為難得焉惟治世文化之所漸大國俗美之所尚而老夫耄及奚敢妄居其賞鑒之一哉久謝著作上人所悉廢業之餘不能即和其詩但亦鳴之上人託致此意爾外所承領柳川窻紋紙五百張誠心嘉貺亦煩上人為僕厚謝

與藤子業

子哲至見視停槎錄老夫此日苦風眩及覽之乃覺病少差矣足下詩都佳海上忽生此奇觀應似蜃氣

之幻耳此役也未足以見足下亦然既其所對海外客也而足下妙年英發聊試一吐之則貴邦蓄賢因此足以視其所寶射父倚相辭典猶多金木竹箭龜珠齒角不必數也是為可喜患眩不能看及他諸作今未有所言掩卷還之子哲特報為足下刮目爾惡中作書得無似癩邪

與豹隱公子

豹皮之惠更併佳詩仲英為致嘉賜疊重乃此拜承方今公子豹隱之時也文章日新毛澤愈化豪具之

南亭集四續 卷之九  
玩不必此物即且投棄野人在公子府藏之饒故當  
不吝爾爾亦輕貺野人顰笑之厚可知也野人則珍  
寶勝於狐白裘乃時出夸示座客但亦服之不稱是  
懼聊具奉謝

與本誓知立上人書

歲寒方列伏惟道候靜嘉幸甚嚮所借覽慧琳音義  
仰庇寓目涉略終業世諦家固已未曾有尔前嘗側  
聞即法門中亦復希世今尔有人別刊博施想是一  
大功德也近按宋世書目有藏經音義云未詳撰人

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有是而已琳音無載  
因又搜索唐藝文志此目不見一切經音義一百卷  
可謂洪冊矣何故遺脫則今之存此不亦可珍焉乎  
且此中引證書名陋目未逮者粗抄視之通考所不  
載幾五十有餘家乃又泝尋隋唐二志所有猶脫什  
三即所有劉兆儀禮及公穀注范甯尚書集解劉瓛  
易注淹師文選音義孫子算經何承天纂要訓纂蒼  
頡篇解詁廣蒼通俗文韻英韻詮韻集韻略聲類顏  
氏證俗音文字音義文字典說古今字詁文字集略

字指周成難字字統葛洪字苑桂苑珠叢古文官書  
等他書亦每稱引或類書家略抄一二乃若其全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至若人倫龜鏡杜林漢書注劉  
熙孟子注騫師注方言集訓音訓辭考聲音譜韻  
林韻圃古今正字文字釋要文字義說顏氏字樣群  
書字要字體字鏡正字辨惑兼名字苑二志絕無其  
目計是小學家數不能與他大典爭光日月當時燭  
火旋息歟然其言則諸雅所不載頗多矣寧無一二  
餘燼可收者哉嘗記源順倭名類聚中有兼名苑等

某某書引亦吾中古猶傳此類可知而今皆不可見  
江帥書中稱管家主刑部尚書集十三家切韻為一  
家作東宮切韻而舉文字集略四聲字苑桂苑珠叢  
抄考聲等諸切韻之目今安在哉僕固陋寡聞且未  
能遊諸名山遍探石室則宛委所秘存亡難誣然恐  
亦當茫茫乎無何有之鄉而已大抵歷世書厄彼此  
不免可歎已此書幸全不亦益可珍焉乎已上姑且  
依世諦家所見蓋已如是若夫法門要旨正義遺珠  
如拾有無相證想亦當多聊具呈供上人耽書之玩

尔

報餘子綽

嚮蒙見訪面託以伯通墓銘之事近又書諭并送嗣  
 子所狀重其懇懇比聞藩事殊擾而足下乃以其間  
 哀救孝子莫不以盡蒲伏之至焉使人感泣即云在  
 其故舊今略盡矣噫誠尔不佞與伯通交已逾三紀  
 雖亦奄奄尚存餘息此事也固不可得以勞辭况已  
 命矣已諾矣因據其狀略并所識聊乃綴叙視之足  
 下然是特黽勉尔老廢不業久矣深愧蕪辭不為故

人盡焉唯足下有裁餘容面既

報喜壽老疾

仰想興居久矣雲翰之賜忽從天降再拜奉讀乃承  
 近候伏惟明公勇退之後縱心塵外寤寐園觀無盡  
 之居故當無再勞吐握之慮但是前已內外諸公咨  
 詢奉事之餘於今猶將靡然冀挹懿範車馬將駢至  
 勢所必爾已乃亦高明預圖之至不問尊卑一切謝  
 客大門掃地然後乃今為協尊志是世之所以毫不  
 可窺測也喬猶幸久辱相知之遇即先聞有命不以



告人遂復次且不進詣趨致疎而尚不爲執私謁於  
下執事以一候清晏則喬之惰慢失敬莫大焉然明  
公久賜知遇是亦所恃焉以不爲懼耳臨海之觀不  
耐益想見微下俚之作謹領命意尋當作構以供笑  
具耳今春已來玉燭失和寒暑多愆誠有如諭加以  
渴密之變雖鄉里小人蕭寂低頭過日喬等跼伏徒  
如老兔不出窟穴爾當此時也高居雖足想亦當少  
損欣樂之趣爾

答烏石山人

得初夏書茲審起居足下好事無恙幸甚并得見示  
墨帖數本輒且開之筆體明媚各態互發文辭亦選  
中之雋可以鬪巧始率爾以爲足下墨妙復此新出  
及至竟卷審視章記乃知六條西門主書然後變容  
改觀不遑省慚吾老眩已然方今朝野蟻慕足下筆  
蹟至欲爲優孟已不尠矣而神彩逼真使人眩然疑  
足下所作亦當難爾足下好事所及至於斯乎人情  
愛肖已者而後足下喜可知也承命跋尾贅附拙語  
惟是不佞無鑒於此技足下所悉且門主貴儔王公

海內攸仰而污下野生青雲路隔雖曰雅尚相忘於  
道顧惟老朽鄙言何裨萬分縱是自飾供玩無因獻  
笑是以不敢而已謝之足下墨本四帖願留永珍諸  
惟亮察

報喜壽侯

拜讀賜教伏審台禧更且奉想時物維新高園改觀  
君侯暢然遺世之狀宛若仰瞻不任恭喜承貺二物  
拜謝謹嘗共是遠產佳味但恐野醜之酌不勝茲厚  
喬老拙依舊又加一年奄奄猶保餘息耳伏惟不煩

尊念餘容近日走謁不盡

答豹隱公子

喬近有寒疾不可以風輟業閉戶間居累日奉讀前  
所賜書大篇盈牘卒不可盡今且反之覆之以見公  
子衷情不匿至誠所發過以爲喬可與語者乃見告  
以昔嘗貴盛見驕未知臧否遊蕩無度以致清議無  
幾翻然悔悟自新經年又以其性所好耽學勵行即  
欲以償前過奈何人尚不信適謂掠美掩醜耳本心  
不然是爲患今且委以所以爲解之說喬雖固陋不

足下問幸以所好爲此學周旋閣下已三年矣公子  
生平已厭聞之矣公子爲心已厭見之矣因惟是勢  
所然然以今視之多不足爲公子患也喬竊聞先侯  
當路也海內奔湊朝野窺望門牆者紛然載路苟見  
府中之人受其容接謂如罔市利雖遇走隸仰其鼻  
息以爲進退者不可勝計當此時公子既已生長膏  
腴之中加以先侯所愛心多體怙金塊玉礫所願必  
盈往來游讌俠少年所伺所以藉以圖歡左勸右誘  
無所不爲亦勢之所必然也夫人年少血氣未定况

豪華所習取財其府縱遂快樂亦人之情尔未爲大  
違軌度人亦多恕無深咎者若常人之子比比皆然  
至於公子之當初其居既是具瞻所屬非復尋常貴  
游之比乃夫浮薄輕躁之徒或有以爲奇貨者或有  
榮其賜與名者奔馳相煽東西揄揚衆口所附毋異  
而飛公子所至即狹斜之巷遊俠之窟人無不知於  
是公子好遊之名日益盪焉希合供玩之觀日益進  
焉而清議所規毀亦益起以至今人隨其初猶疑如  
故亦勢之所令然也雖然勢者必有所止流丸止於

甌史夫人苟有過而因文以遂者則已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是古人不必無過今  
公子既以改勵是可貴已亡羊補牢未以為遲且易  
招者人毀也難納者人信也滕文公為世子時未嘗  
學問好馳馬試劍雖即位聞道之後父兄百官不足  
其為也文公曰是誠在我信陵君在趙與毛公薛公  
甚歡盖有所為而雖以平原之賢夫人之親猶乃疑  
其妄從博徒賣漿游公子第自寬今公子若畏影者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則豪舉之客無蹟於門臄

魅魍魎莫能逢旃然則止執莫如以靜養靜莫如以  
學而好學者公子天性也性之所安易以守恒君子  
觀其所恒恒乃久久則群疑冰釋不待家置一喙亦  
唯於我在不移耳人言何畏是喬與二三子所以得  
周旋閣下已三年矣喬未嘗勸人以學何則人各有  
所樹立乃以學為有益乎則古今名教人皆自如何  
所待乎老生常談乎以為無益乎則安得以此迢迢  
無驗者遽奪智效一鄉因以為終身之見者乎唯是  
好學者公子天性也以故不鄙下交厚假顏色又其

強志不渝日見其進以爲幸而以此所同期其成立亦可以弗畔矣夫喬也陳人雖無補於事幸與二三子不爲鄉曲所擯寧可復無毫髮足以禦外侮乎況今公子旦夕所出與交者輦上諸君子左提右挈固當刮目以待公子久矣他日所殖榮不可知也古之豪英之士當其年少壯心所發奔走不顧者多矣及其功成名立騰揚青雲晉者所議反成毛羽且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大丈夫何乃至以此道路之言爲終世之患哉是喬所以爲公子解者如此雖然多患則悔心必深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困於心衡於慮安知不爲他日玉成之基哉因此務崇其德是又所以望于公子也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九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十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書牘

與稻仲明

前日淺艸分レ手行者雖有悽惘之懷吾輩固乘逸興  
意氣佻佻決乎進趣顧看足下不得俱遊獨住道側  
坐作悵恨棄置之狀皆且為之踟躕屢顧此行也暫  
遊雖局斯時少覺黯然既乃取道千壽歷驛至糟壁

一往百里坦途如砥兩畔溝樹荆藁夾路左右莽渺  
平常田野耳無山無水絕無當觀者果若所計余則  
在輿欲眠白晝瞑行而過從糟壁十里所至刀禰舊  
河淤塞成田堤間通渠存已即所蹈地名堤根根者  
本也首也自首向尾堤形龍堆蝟蜿於汙田之中往  
歲寬保中刀禰諸流決溢東都一帶皆受其災想此  
際殊甚可為憫傷今尔不為魚居落安堵長子生孫  
皆謂我自然民雖蚩蚩亦應知國恤所由然耳側入  
村落東又十里所日之夕矣倩站夫令嚮道遂到並

冢此亦以水衝之地民家有力者野中並築高冢數  
丈植樹或貯屋預備水災猶都下比庫備火村因名  
焉云既夜問福田氏居主人欣迎遽作雞黍極意供  
具一行之人飽及僕從村醪野肴淳備可喜家翁出  
謁頗且知字輒欲多言顧諸子疲歇乃不能盡迴向  
唯謹都似尋常村野為作功德飯頭陀僧者吾輩相  
眄自喜書生一寒亦自有受供養處乃命詰朝蓐食  
則主人懇請欲留為前行故割愛而辭然到明尚猶  
聯緣日出而發主人給馬諸子連騎行主人自為導

送二十里餘出幸子驛乃別經堤上行至栗橋過關  
航渡大河到岸即古河疆也喬松夾列如入馳道甸  
侯所居城邑相望行且齊整乃出北郭從野木斜入  
野徑此際亦諸水所委堤防橫道登降而過再航野  
渡行至一小驛曰邊屋吾輩七子如出襄城之野遇  
亭長問途則曰富吉距此十里而近日莫乃僦夫馬  
亭長者富吉主人所識預知吾徒當過奔走速辦而  
後不為迷慮徐向富吉至則鄉口森然列栢從橫巷  
道町町為大邑居蓋闔村皆石冢氏所占住故不似

他之野里槿槿既而主人舉族整服逢迎攝待甚恭  
自門徂堂巨燭照天乃延上堂厦屋連楹供帳施設  
拜趨進退遇以大賓而吾輩踈慢為性乃顧諸子未  
遑解裝欠伸綻露頗似厭繁禮者時頃供饌食飲訖  
始乃寢息明日雨日晏而起追憶前二日天晴氣暖  
不為行阻相言為慶至夜莊樹蕭颯宜聽秋雨命酒  
賦詩亦到更夜翼日雨晴步涉主人園怪石嘉樹鞠  
場茶室率做都下貴遊家加以素封之居千章之材  
園後有主母氏之居過而謁延坐樓上為設茶酒歡



語而還，休止三日，或乃散行近莊。時方收稼，農夫婦子皆出在野，田家之趣與秋晚之景相適，亦足以滌平日囂塵之胸。主人爲吾輩迎歡，勉欲日新，至于會人作舞曲，惟發都已來，未嘗遇山，即望西北有近山，如一盆石，紫翠可摘，不接他高巖。蓋孤山，爾問之，則云太平山，道即往返一日行。云吾輩勝癖復發，乃將適遊，時十月朔日也。夙駕而出，諸子與主人家輩，謹課俱行。老夫亦倚轎，夫爲勝具，行二十里，至麓仰望，不甚高峻，陟數百步，到巔，有古神祠，祠主爲我語，其

肇，禍日月合祀，開創千有餘年，一大神迹也。門前客店比比，乃知人常多。遊山北有古城趾，在昔皆川氏之墟也。逸及山下，塢壘據守之跡依稀，如見山足三邑，今猶存。皆川名北條氏來攻也。嘗患其固，云有客語此事，忽憶足下常好談兵，諸子亦道及若令足下一目此境，扼腕雄談不啻若乃遠望西北，眺日光山，連迴北東，奧常之界山，靄濛然，蓋距二百里許，而遠近大抵此州，渺乎毛野耳。無山林遮目，據輿圖，宇都宮壬生烏山諸城之地，碁置其間，而今極望，與夫里

落相點綴乎莽蒼中彼此難分且此日陰曖將雨登  
臨興盡雨亦至矣忙不可止南向下山繞麓歷涉山  
田大中寺復斜南至巖舟山下路當自東面險上時  
已昏黑小雨未歇令前行者多秉大炬進鑿巖為徑  
照視拾鑿痕而陟前者呻後者呼峻不可言卻行仄  
行連行紆行有躓者有跳者有匍匐者有超乘者映  
火視之熊經虎跑石與人盡為異物狀余亦下輜拄  
筇蹒跚而上幸不甚高盡數百步劣得到頂不覺相  
看哄然大笑山鳴谷震此時也山鬼亦應疑畏賊入

有寺安地藏堂宇門廡莊嚴甚新頃來人所信詣采  
縵紛絢絕無古色蓋益迎待兒女子之觀乃尔相傳  
有奇巖象舟出山上虛臨千丈溪山亦因名焉欲觀  
之振炬搜索山中殆遍或途所窮非無焦原之悚終  
不能得焉乃舍而去大抵山中皆峻巖所謂石山戴  
土者也闇夜以炬探奇極矣入寺前店舍而休乃開  
行厨共飲相勞從僕疲者或疑吾輩遇神佛之祠多  
不敬今乃冒夜涉險雨亦困矣神誠有知忽與此苦  
罰尔不知世之探勝者多矣即有贍如斯者邪是且

爲我獻一奇，乃爾吾輩狂愚，無所不爲，恐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乃笑而後取道西面，石磴數盤，所踏雖夷，稍愧俗跡。既下，直向野路，前後連炬，相呼而歸。都人士所不能習，恨不令足下見到館。既過三更，亦復飲而歇。間一日，以初四之日，將發，歸乃圖舟，就下流出。至邊屋，斯干諸流所會，漕船多湊。富吉主人預命船主，艤一漕船，船主巧意，以囊米、壘床、積炭、苞壁、左右，以帷衣之，覆苫爲屋，中間爲居所，餘囊苞、重壘、艤上爲觀樓，儼然一大樓船也。皆俱上船，主人家相送。

至古河而別，既入刀襴，諸大川所入，乃回面目，望其渺漫，漕運銜艫，日下東都，或遇漁村，買魚以供下物。兩岸或有都聚之會，多賴漕作業，各自有步，但時已寒，涸水淺，苦舟不疾，憚其煩勞，且妨遲回，故不能上岸。遍索某某處，所多伏蓬，下而過，然安流不阻，泛宅甚穩，眠食自若，不覺身在水上。水行凡三百里，中間泊兩夜，沿流以至江東，俄然覺，則蘧蘧然在家，形不動，神游暫亡，自疑變化之極耳。老夫善忘，急乃執筆，略紀此游，以貽足下，庶釋前日棄置之憾也。

報東洋山脇君

去歲秋末遠辱簡贖并惠高作新刊之書當時捧讀  
 既審起居遂復歷冬今已迎春恭喜享福之慶想當  
 益新顧惟昔年東朝之日乃承辱臨艸茅始接高明  
 一聞餘論欽仰已深今復奉睹新著之旨英邁風發  
 一掃中世以來庸陋之習方今 昭代文運隆興况  
 皇京神州之靈固當有如執事一人而出者尔伏惟執  
 事嚮所相識有吾縣次公大宰德夫議論協同則知  
 吾黨之學乃有深中執事之意耳因以及喬過蒙不

棄今得與聞名家大論甚大幸也猶且謙虛之至諭  
 以芻蕘之詢唯是喬之寡聞未涉醫學即刪閱之命  
 何敢贊一辭至于行文之間好古之識憲章所在高  
 與議論俱相發且喬老病日加心目昏眊文辭之業  
 廢落已久而俊傑所筆亦何敢贊一辭一唯敬服時  
 時伏讀澡灑胷中起發淹病則亦猶親承執事回生  
 之妙方何其幸也受言藏之尔執事所善望君君彥  
 呂君元丈每相遇語及執事書編相共爽然快之德  
 夫已故次公亦以去秋逝今即對諭益悵恨耳喬也

雖有餘息老廢棄物徒愧生存以故去秋之報臯緩至今幸勿罪焉京製扇謹謝大惠

報子謙

承諭前所供覽與仲明書見返乃清閒之餘讀作下物過蒙奇賞漫遊狂態偶亦中足下之癖邪頃約宕山下大會命以念六念八之日期且宜與俱諸子誰某悉領高諭應即致足下之意乃且并共謀以訂一日而後報知爾頃來無此大快諸子亦當計日為待焉吾黨多饒子弟足下所語此興也一聞之雖在命

外不期而會者想亦纍纍如戀母犢爾則方其日必將多集足下餽糧自若不必為煩固亦與物相忘更妙

報喜壽老侯

往者每值中秋陪歡桂花樓爾時君侯之方殷也喬等亦未甚老酒頰海肉拔山高談劇飲顧眄生風今已君侯隱退喬亦老羸不得數侍間燕昨夕中秋蕭然獨酌小廬之中醉後念及一唯如夢忽辱書及詩俯賜追憶之雅恍然作當年之態且併惠以前海之

國朝集四續 卷之十一  
魚後園之蔬，釣海鋤圃，世外幽事，爾恭惟君侯富有，加以隱趣，益知高居仍舊，清標不污，自樂塵外享福，無疆。與夫富貴之子，忽沒勢利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今日風雨如晦，顧念昨夕清夜，忽亦如夢事變，皆已如是。喬雖老極，壯心未死，尚有揮斤八極之情。遭物不足，介駭爾造化小兒，或敢侮予，言此申懷，并上拙和冀賜君侯為一慰懷，餘期拜趨之日，不盡。

報管道伯

佳節清涼，天氣和適，此日之賞，誠有如諭。唯荒籬節

遲菊未報色，陶家之素，依舊無酒，忽承嘉貺，菊花厭觀，酒樽愈涎，外及買魚之貲，何念及知我之至也。不佞此日將赴一諸侯之約，迎者待門，但未知高門縣簿落帽之興，不如南山東籬脫巾之趣。先已命開惠酒，對家人採菊，陶然一醉而坐，愉快如何。牽牛種子，既有所收，附上應索。

答鷺湖侯

伏承尊諭，謂近來高作，自覺搭調之下，思量殆迷，竊惟歷衆山，登泰嶽，其進漸高，則既所踏過，反顧覺卑。

是自君侯於詩雅好年久覽之益博鍊之益習自見  
既高有所不慊也以今想之儻亦博習之餘得無取  
法或雜哉亡論盛唐大曆以上即明人滄溟七言律  
絕莫不純粹既已君侯所習知也夫詩臨題命意就  
興得辭固也而又有以調而得辭從辭而得意者但  
不先設意則體亦難立往往雖有佳句主意不貫前  
後偏墜難成一篇是詞人所患然晉古之功既熟胸  
中具一大氣象而後融液鎔化自然之妙發出其間  
此學之所得亦應無夫病耳辭已古人所用意亦古

人所盡試以吾詩並誦古人克肖難辨如是而非為  
踏襲扞軸成我是詩之所以難也昔有人自患詩格  
不覺墮車者物子教之以依調構思得辭作篇先闡  
孰盛唐諸名家合作句調而後習此事尔不必先立  
意一唯求似古人此亦一道也物子云今君侯所病  
亦惟如是救藥如何難虛賜問答以所聞伏乞備藹  
蕘之一詢幸甚

報松山世子

頃始辱書貺拜承嘉惠嚮熊華玉傳命撰扁字書榜

呈上素拙作字加以老病手指如推殊爾劣觀唯恐  
污穢大厦汗顏止塞命已忽賜過稱慚懼無措所幸  
撰字偶中尊意兼見臺下俯察適言不棄芻蕘竊聞  
臺下據尊貴富春秋而從事書圃道藝之游以充馳  
騁田獵之觀古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况以象賢之  
德鼎居副貳之重維其玉質他日瑟僎之成其可測  
哉小人鄙意所以稱願也聊具奉答并謝諸惠

報諏訪侯

拜辱書貺今年春寒殊甚切如剥膚伏惟臺下久居

病牀瞻想為勞惟是尊貴閭奧厚褥大被玉食和體  
獸炭煖坐雖有委蛇不能窺隙宜矣哉雅思依舊篇  
什數成盛德之事都無妨害以此仰滄興居無任欣  
躍賤人若喬也舊疴未愈加以逆候時已如蟄蟲閉  
戶無復蠢動之氣然是且犬馬老羸溝壑之分不遠  
甘心奄奄爾所喜者頃已春和凍消物蘓舉首四顧  
日暖一日方已擬欲三食之後獨往莽蒼曳筇試步  
尋花窺鳥造化雖刻亦不重憎小人易盈是為怡養  
因奉具答併啓近狀不愧獻曝之陋亦以慰臺下俯



憫之勞也。近詩閱上，外偶成諸稿，姑留點檢，尋終業返上。

與仲綠

鄉也。集飲足下，亭可謂勝會，具備矣。數年欲訪足下，居君處北郊，我處南郭而已。風煙一帶，非復各天。唯是病夫以艱行視之道之云，遠猶齊楚不相及。非日弗思，不能率意命駕。則每以爲恨。頃者賴得假信宿于中途，企望咫尺，步往筇返，行體散懷，適足養病。諸子乘興旁臻，不期爲大會。維暮之春，人懷良辰，動乃

箕畢爲崇，多敗勃興。而其日也，天清風和，且足下幽居不惡，負郭卜鄰，無迫隘囂塵之氣。綠林青郊，俯仰悅目，加以足下躬自褰腕，執具擊鮮，調食殊荷寵待。因茲諸子亦不寂莫，雄飲劇談，樂事踰常。旁使人意氣飄揚，老夫雖復病餘，酒不作限，優游卒日，殊覺曩景之永不復作。迫歸之憂，足下乃云：僕昔與子和諸故人會飲，僕至日夕，必視蚤暮，咸云：方此酣暢，作如許，迫歸之催，敗人嘉興，俗情未除，必被嗤罵。足下所記，既且三十年，邪偶因勝會，追憶往昔，皆已逝矣。一

大夢也。今也歸家以來，依舊蕭然。一臥病夫，耳前蒙訪存，偶亦不在。是為遺憾。集飲之作，士寧見致。伏枕中三復，益歎。具爾難常，爾諸惟足。下至情之所致也。謝不盡言。講時方至，想當冗繁，努力自愛。

報樂山公子

秋水時至，溝澮盈集。此日也，鑑湖臺上，燕處之坐，榮觀無際。方已有吞雲夢之勢焉。奉想之頃，忽接賜教。伏審多祉，超邁高興，不廢果如所卜。欽羨躍然。民若喬也。陋巷下濕，匡坐所容，猶且不能。若此，霑冷溟濛。

過日耳，承近寫上，已入展翫。拙文劣書，踈惡特甚。而謬辱推獎，勤勤不置。惟是臺下川澤之量，雖仰恃納污，顧念適濺電矚，未嘗不慚惶失措焉。諸佳篇拜閱，返上外質問之件，別領命旨。此固當考實，疏釋間不得不容。日姑留待終業，乃上。

報秋玉山

頃者貴臨之惠，光寵不諼。未遑走謝，而不罪踈慢。重以華牘之貺，辭采粲然。叙及尔日之驩，使賤家頓生氣象。若素有雅趣者，遂至飄仙醉歸之狀。恍然如見。

何其君子厚假之備也其日也僕父子固當具儲以敬待其奈陋室懸罄薄饌不給唯是君子恕宥之餘謬盡親交之誼強為之飽且幸依岡君在坐善為賞會一獻一酬交得大助以得遂一日歡至于秉燭爾至若嘉賞畫壁許錫文飾小人閑居固已厭然遽乃不能為君子揜其醜甚愧甚愧即以未習之拙強學心匠之技手指若推筆不隨意縱令有胸中之奇何以得盡其所蓄徒使名山汚顏色今乃書及詩以諸所錫朗然嘯詠其間名山響應四壁為之改觀亦皆

厚假所至何其幸也尔日詩債今即償呈聊表謝悃已臥遊歌并上岡君不別具謝帖併煩致意諸惟命雄也不盡

與秋玉山

前已米大夫見訪伏審公行金節所向海陸雖遼期程無阻足下者諸君子從駕于邁之役早已歸藩解裝幸甚嚮所錫覽富嶽記反覆不釋讀之又讀不覺喟然起歎曰是神仙中文也足下乃具凌雲之逸才遊中天之絕境乘虛無歷駭焱迭倒景叩閭闔星宿

雜陳爲之將迎，乃俯顧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猶  
之地上侶耳。然後乃將探圖書於東壁之府，補天孫  
雲錦之章於七襄之間。此時也，宇宙亦小哉！下視塵  
俗爲此技者，蟻垤不啻斯文章，試竒之極，天下之觀  
莫快焉。至曰攀中臺，下谷底，嚙太古之雪，嚙石函之  
泉，顥氣精英，使讀者猶且神清沈澹，玉屑擢雙立之  
金莖。漢帝之迂，何足羨哉！僕夙有壯遊之志，而濟勝  
無具，以及中歲，不能遂焉。今已垂大耋，何嗟及矣。及  
寓目此記，神思飛揚，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亦足下

之賜也。惟是丹臺金匱名山所秘，一爲文人所闕，即  
造化之嗇，不能盡閱。恐當嶽神率山鬼爲之夜哭耳。  
然以予視之，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記。苟神而不文，  
則已。群玉之圃，一題名山，萬古愈增顏色。若夫木華  
之神，則固當粲然啓玉齒爾。別後懷足下，時一讀之，  
讀之時又懷足下，今也七月秋暑猶烈，時一讀之，使  
人心蘓骨清，反覆不釋，頓忘苦熱。海西三千里外，想  
應同爾是月也。非足下去歲登遊之時，歟。得無夢寐  
跨嶽嚼雪之興哉。記文佳稿，爲賞心不可私近。復轉

送之大川尊者共之餘不盡

報誼訪侯

拜辱書教伏審方此寒候臺下清晏日勝大自慶幸  
且承烏山侯巧意所製睡帳帳眉則壺山公施画乃  
又見求臺下書贊因拜覽五七絕二首令喬撰其一  
比玉雙金拙目為之所耀茲重委命靜言視之七絕  
為優此舉也諸公諸絕清賞爭競殷富可知画帳眉  
并圖式展覽已畢附還奉返

又

梅雨時候陰晴屢變鬱蒸潤源都不可人伏惟臺下  
高敞居體攸安不任仰瞻忽接華簡若披雲觀日何  
其幸也向者賜西園之竹小詩以奉謝悃萬一今復  
及此事厚假無已拜辱益懼小莊為時雨所阻不得  
屢到但復遣人日問其平安乃報時已生殖心自安  
焉耳

與巖邑侯

頃者得侍清讌奉咫尺之歡惟君侯好學緒論及詩  
書之義喬退復具論固陋之見今乃供覽餘之玩冀

幸亦備替古之萬分也已物子云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以為道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皆不得其解者之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是言既

明且盡矣嘗竊細繹其義蓋後人所以不得詩解者其本由古先之道與後世之法其國體所立既已大異也不惟詩之道也凡百制度亦復不同則設教成德之物固有不合也夫先王有天下聖人既審重器不可獨運為也乃命建侯樹屏因分其治於是乎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五等之尊亦受其職各以君臨而人君世世繼體之制不可每必擇其象賢也禪代革命之外或有若殷高宗久居民間勞是稼穡晉文公外遊諸國備嘗艱難惟不可常於是乎

西華集四續 卷之一  
有卿大夫命士爲之貳以相輔佐勿使過度諸侯有命卿亦天子使吏治其國之遺也然後上下一體手臂相使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是故自天子諸侯至卿士大夫服物采章尊卑制度其等衰不甚相降崇位所以使其自重也厚祿所以使其自寧也官雖不世祿必世不惟其官惟其人惟其人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命士以上夫既不賤肉食之家生貴之習人情好惡不易通知若不學詩不啻面牆事上令下何以能盡其纖悉古之君子

容貌無慢辭氣婉曲若春秋之時列國大夫賦詩相示其志可徵也詩與四教所以不可闕焉歟降至戰國三代之道漸廢然後有扶伏入橐游取相位者况及漢以後自羊豕之間蹈青雲之會升其本朝比比類然是其卑辱奧潔之素何鄙事不能何人情不通固無待詩之教也然既是流俗之至變也詩主人情後人非不謂及其義唯是在乎俗變之世上望尚古之時不惟詩之道也凡百制度所謂先王之道近乎寡要者多矣故雖曰尚古不過視爲文具而已至於

以爲勸善懲惡之設者既不得其解則遁辭以文吾說而已何則凡古今書策所傳事蹟今夫讀焉者遊目而已然覽及一善事可喜展卷未畢欽然希其克終遇義烈可慕雖不與己甚至慷慨攘臂思爲之助若又有覩險惡暴戾之人惡之欲其死謂匹夫爲不善不待刑司吾可得而誅也鄉里小說婦人小子之玩無不皆然人情易動心隨感移以使然也故過目則恍然與昔夢齊爾不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乎心誠求之孰非誘進之道若以爲勸懲而已

乎雖古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則他豈無觀感之益哉何用風詠主文爲何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爲而聖人舍彼取此其之設教不亦迂乎今世通知人情之由亦不尠焉然有得則有失惟不可以訓也益知聖人之術其旨妙矣四術固不多而詩配之書居其一其不可崇哉吾邦當今封建之制三代之道可驗也士之子恒爲士况其上焉乎今之詩猶古之詩溫厚和平之教不亦可知乎世有爲曲學曰予聖者言非不信行非不果硜硜然謂君子質而已矣何以



文爲以此自守以此教人固既不知先王禮樂之化君子愷悌爲德則眈眈然在繆繳之中若虎豹在於囊檻然後自以爲得一見爲文章之觀者黜以爲玩物是無他後世媮薄之俗詞人往往有恃才而無行華而不實者則有所懲也固哉其人爲詩也苟取末攻本即聖人之道不能無弊如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言雖危激後世末俗頗有見其驗然先王之禮其可廢乎不惟禮已詩亦然已不惟詩已凡百制度亦然亦在於其世其人所以用之何如乎爾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十終

補遺

老後贈佐元錫

君是雄風宋玉才披襟憶昔醉蘭臺料知猶愛忘憂物俱老相憐長命杯

肥後萱野翁閑居浪華八十壽詞

習家處處浪華濱置酒山翁醉裏春想得襄陽耆舊會高年讓齒更無人

惟適園主人中瀨翁今年七十寄此代壽詞

知從樂事長忘老聞倚幽居靜愛山惟適園中無限

趣春風猶自入紅顏

暮春白賁墅秋玉山及諸君見訪

愧謝相携遠訪來田家難勸濁醪杯春光不隔山中  
樹尚有殘花對客開

送野伯修西歸

離筵此處子規啼歸去天涯自不迷鴻雁來時儻相  
憶秋風遙附大荒西

題夏月芙蓉圖奉賀豹隱公子四十初度

芙蓉白雪不難攀夏月千秋咫尺間幸對壽筵堂上

色何須遠假彼南山

酬米大夫聞余營白賁見賦寄

賦寄賞心至爲稱營野新別來知幾日想及復逢春  
村樹堪藏拙農家愜卜隣非君誰得信遠世是吾真  
春日白賁墅迎樂山公子枉駕分得東韻即  
奉和席上之作二首

公子停車馬荒村徑始通開林供野色藉艸醉春風  
攜饌宴堪飽行廚酒不空狂花時不吝助興落山中  
自識丘園陋敢云歡宴同光臨迎作賁景物即爲工

春色照林日花陰掃席風更憑西嶽雪天造望蒼穹  
山莊遇春雪

徑曲行愈遠山深暖尚遙寒松凜自若春雪積旋消  
淑氣催何處開花定幾朝相期幽谷鳥重更問遷喬  
三月三日鑿水亭宴分得春字

天晴風暖遇良辰鑿水開筵曲水新細州臨池迎綠  
酒輕花泛岸送芳春一觴禊事傳王氏三日幽情似  
晉人授簡興酣詩未就徒甘罰酌愧群賓

復守山侯

承辱手書再拜讀之大雪之後嚴冬寒甚伏審尊候  
享福不任恭喜猶是間燕之餘俯及下問乃令并拜  
二物煖帽藏鮭恤老之愛見於盛賜小人薄劣無任  
荷恩之重歲茲徂矣乃圖走謝恐不容日惟是迎春  
拜年賀節在近爾萬賜宥恕不盡

題灞山詩集卷末

長門田子恭前已寄書并贈以其詩編曰灞山集者  
蓋請鑒裁事也余也老僊極矣病間受讀永日不覺

國朝集四續  
卷之四  
竟卷詩凡六百餘首體制悉備宮商皆調且其友諸  
豪相爲提挈施之不朽可謂盛矣何必假耄夫之言  
爲聞之子恭中歲得病謝事夫病在流俗苦則苦矣  
而若子恭因病得閑因閑得斯詩病奚可患余廢業  
之餘雖復心昏目眩偶同所病不無相憐之感因妄  
附此言於卷尾返之亦唯病餘吟嘯爾豈敢鑒裁之  
云乎哉

中山詩稿序

柳川立花氏女名玉蘭字蘊香自未笄好學善詩

先是介緣山圓海上人東遙投贄於余尋屢寄視其  
所詠令品隲焉既有年矣頃會圓海上人上人乃爲  
蘊香出斯集示余余受而披之則題曰中山詩稿蓋  
自選也上人因語余曰蘊香父號道印食米中山以  
公族通家于國今已適歸國老矢島子家彼此素  
旣不賤而自幼不染麗靡脂粉之習超然抗志于  
流俗之外是其世所希見乎且其父道印翁在也  
嘗謂負道曰詩非我所家且非女子之道固亦不比  
丈夫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渠弄瓦之餘言無所受

南亭集四編 補遺 四  
生長閨中，獨自讀書，知有唐詩，竭思得斯，雖性所好，其志蓋有在焉。是可憫爾。師則四方之人也，願師爲垂慈念，後每書信必及斯事，其臨沒也亦殷勤遺言，貧道心未嘗忘焉。其躬己不出閩，足不踰竟，矢詩不多，亦其所也。今斯而可以傳，則子何不圖之。余曰：在昔兩漢有班婕妤、曹大家、蔡文姬，六朝有左貴嬪、劉三娘，唐有上官昭容、宋若照姊妹，併其他名姝婉情，以一事一篇傳於世者，二三踪跡，古今不過數人。若吾邦古之女流，亦以和歌稱於世者，則有焉。未聞

有唐詩世濶如斯，則有是哉，所以希見也。宜矣。父翁欲竒此女，顧惟余老僊極矣，著作之業廢已久矣，亦不能爲之作文，揄揚其竒深，以爲憾。然世既希見，則其竒自有焉。何復所假，會有乞鐫焉者，遂與上人謀，因叙斯言，以授鐫者，令行之世。

芟荷園初稿序

文章之道，唯才可以恃，與未可也。輕俊之徒，才非不敏，苟無學也，譬猶貧子強學富家，自顧其室，旣以懸磬，將何以飾其館。當人之觀哉，不可爲也。唯學可以

恃與未可也。質魯之士，學非不積，苟無才也，譬猶將帥，無方略，雖有三軍之備，將何以指揮行之哉？亦不可爲也。必也學以資才，才以行學，而後始可與言而已。然才屬天性，學在積修，才難學亦不易，不其然乎？況詩與文固異其途，兼蓄并出，難之難也。故遇其人亦希爾。昔嘗初見仲綠於少壯之時，既識其才有餘，即勸之以篤學。於今幾乎三紀，積修有年，蓄聚亦富哉。觀其以運用之才，發之著作之間，煥乎有章，多多益辦。若仲綠可謂兼備矣。今年之秋，中歲而奄逝矣。

惜乎不悉施用其所有，鬱鬱蘊其志而沒乎，亦可悲也。猶幸知其不長，病間手自選擇，其旣所爲者若干卷，名曰芟荷園稿，遺之同志。諸子諸子憫然相憐其志，所同與共贊成，示余乞言。余曰：吾以老病，精神散屬，辭之思筆不能復命，欲絕之久矣。而悠悠之徒，是其爲苦而欲學之功也。因乞言不已，必辭以思竭不克，且夫操觚之道，情必有所屬，致必有所至。而後一二或可爲爾。未能遺之懷，或爲或不爲也。不知者徒謂情有厚薄，如惜敝袴，愈辭愈求，轉傳相擾，殆

南郭集四續 補遺  
至厭棄於是乎歎嗟吾之懷自詒伊戚遂至決心廢  
絕峻拒亦極矣今乃一序斯集無所解說悠悠之徒  
如之何咸曰何傷乎子不云乎才學兼全希遇其人  
雖曰後世可畏能繼為仲綠者有幾誰居後之人一  
覩斯集內省苟知為仲綠之難縱不自知復有覩然  
敢乞者乎是非所慮焉從慙不已余曰然吾老矣不  
幾見矣諸子志之既已絕筆矣今尚一言之顧非夫  
人之為言而誰為噫

補遺 畢

南郭服夫子墓誌銘

於戲是歲何歲寶曆己卯夏六月二十一  
日故處士南郭服夫子卒壽七十七門人  
卜某月日葬于萬松山中少林院哀哉其  
嗣名雄者赴余且屬之誌銘曰先人蒙公  
子虛左之遇久矣今也就木焉而先人常  
命孤曰吾圖人後事多矣每臨筆硯有伯

皆之慚一介庸生至微至賤無咎無譽固  
分爲世棄物吾沒之日爾慎勿貽伊慚於  
人幸有集之遺千百歲而知者知我於我  
足矣雖然豈使彼輩如者爲所不知何人  
於孤意安而從之乎欲狀之事先人爲人  
凡百行事未嘗一言對妻子家人語之自  
少而然往歲雄舉一女先人曰先我之生

若干日家人始知生日九月念四他豈得  
知而狀乎唯其先尾州津島七黨之一曾  
祖父某徙越中高島父諱元矩者又移京  
師山本氏爲母生于天和癸亥之歲生而  
十四來于東都後三年事柳澤侯後十八  
年致爲臣而退爲雄也母者云之孤不肖  
不知所裁伏乞公子遇吾先人有終爲孤



圖之余慘然對之曰孝子雄以吾從 縣  
官肺腑之末爲制所拘不得負笈門下幸  
時蒙眷顧之惠擁琴樞趨韶音在耳何日  
忘之今聞吾子言追憶高風夫子誠其然  
乎夫子於經術述而不論曰吾受業徠翁  
今日所授則昔日所受也遵奉唯謹或問  
之以當世之事則哂曰縫掖之徒不知事

務沾沾對人以空談自喜何異蹇人謀道  
吾不敢是所謂善易者不論易者歟蓋其  
奧所蘊終世雖從遊者不能測之宜妻子  
家人昧其平日之狀也夫子德業不可得  
而稱余不佞豈敢置一辭乎且夫子待他  
人言以顯于後者哉物門之學風靡天下  
夫子與有大造固無論矣以余視之我

邦自有斯文立言之業能執其左契經緯  
橫出煥乎洋洋具體而大莫盛於夫子顧  
隆世氣運所釀天實成之以華 大東百  
世軌于斯文乎率土之濱問南郭服夫子  
何爲者雖五尺之童答以天下文宗口碑  
莫尚焉而吾子所屬亦有不可以已者姑  
記與吾子言者係之以銘可乎雄唯唯夫

子姓服部氏諱元喬字子遷南郭其號也  
娶井出氏生三男五女今唯三女存焉其  
所著作皆行于世雄字仲英弱冠師事夫  
子夫子晚配其季女承後能傳家學文采  
頗有夫子之風亦歡于余云銘曰  
鳳於飛毛羽異翔千仞德亦至吁夫子秀  
而粹邈于古出其類若嶽立盛斯事仰彌

高功之次鳳兮章可以比斯絢者參天地  
從四位下侍從源賴順撰

臣高元碩謹書



服部小右衛門著

寶曆八戊寅夏六月日

江都書肆高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